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问题申诉的补充

(一)

艾思奇对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史一无所知，所以才敢于抛出他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样毫无理论根据的荒谬绝伦的文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同一哲学”，它是当时德国的官方哲学，统治了德国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一开头就很形象化地揭露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实质。他说，在这种理论的思想统治下的人们认为，人之所以被溺死，是因为人们相信了地心有吸引力的学说。迷信“同一哲学”的人，专尚空想空谈，以为空想空谈就是客观现实。他们脱离实际，逃避现实斗争，把德国思想界弄得乌烟瘴气，死气沉沉，学术空疏，言之无物。这种“同一哲学”不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否定，而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已为费尔巴哈所否定。费尔巴哈正是由于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定了“同一哲学”，才走上唯物论的道路。费尔巴哈为了说明思维和存在不是一个东西，在他的书中甚至举出了这样的例子：他说，男女之间互找爱的对象，他们是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而不要那种

与自己的思想同一的虚伪存在的对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也用过爱情的例子来说明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个东西。费尔巴哈在批判“同一哲学”时，曾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了不少费尔巴哈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十九世纪后期，主观唯心论者马赫派，也宣传“同一哲学”。他们说，“物是感觉的复合”。普列汉诺夫在批判这种学说时说，巴黎的贵妇人认为这种学说是把她们当人，只把她们当作她们丈夫的“感觉的复合”，这是侮辱了她们，因而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费尔巴哈在更高的水平上，更深刻地批判和否定了“同一哲学”，这样才创造了辩证唯物论。艾思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还说黑格尔的那个“同一性”不是等同性，是“有差别的同一性”。难道说艾思奇比费尔巴哈，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了解黑格尔吗？辩证唯物论与“同一哲学”是互相排斥、势不两立，犹如水火之不相容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否定了“同一哲学”，才创立了辩证唯物论。那么，恩格斯如要重新肯定“同一哲学”，势必要把辩证唯物论否定了才行。辩证唯物论与“同一哲学”绝对不能和平共处，辩证唯物论绝对不能把“同一哲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那么，怎能设想恩格斯在写《费尔巴哈论》那样深刻阐述辩证唯物论的著作的时候，却又糊里糊涂地把“同一哲学”肯定起来，当作他们的哲学组成部分。事实是，“同一哲学”是艾思奇哲学的组成部分，他把“同一哲学”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组成部分，是极大地侮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艾思奇很喜欢讲“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否定了“同一哲学”，这以后没有见到他们否定对于“同一哲学”的否定。那么，从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否定“同一哲学”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据艾思奇说恩格斯又肯定了“同一哲学”，这其间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马克思对于“同一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没有这个“否定之否定”，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肯定究竟是怎样来的呢？究竟是恩格斯没有逻辑呢？还是艾思奇没有逻辑呢？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从始至终都是指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那末，列宁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根据毛主席自己的解释，就是“互相联结”的意思，“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说的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应当肯定列宁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关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以及19世纪末叶）‘大家都已经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可见列宁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只是在这个地方列宁没有用“同一性”这个名词而已。列宁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当然会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即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若说列宁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那就是说列宁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

联系，这样一来，列宁也就成了康德一类的哲学家——二元论者，不可知论者。这是对列宁的莫大的侮辱。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是明若观火，绝对不容混淆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命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自古以来在哲学史上就是唯心论的命题。这两种概念在认识上也应当明确起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不论是客观唯心论者黑格尔或主观唯心论者马赫派，都使用它。不过这里有个表面矛盾现象，即黑格尔用它来说明世界是可知的，而马赫派则用它来说明世界是不可知的。这怎么理解呢？原来这个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客观唯心论者虽然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承认世界是可知的，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根本不能用作认识世界的工具，用它也根本不能使人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结果还是一个不可知论，而走到主观唯心论的一条路上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讲什么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的，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也叫绝对唯心主义。按照这个体系，他的可知论的实质仍然是不可知论。宗教家说上帝创造世界。黑格尔也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不过他不这样说，而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说什么宇宙中不知何时何地就存在着一种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这种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创造世界，世界就是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的化身（外化或异在）。这里所谓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就是黑格尔的上帝。根据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认识了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也就是认识了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黑格尔就是根据他的这种理论承认

世界是可知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肯定的，是黑格尔承认世界是可知的这一点，这一点比起不可知论来，当然是进步的。恩格斯决不是肯定黑格尔所根据的那种理论，那种理论是荒谬的，不能使人达到认识真实世界的目的。因为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东西，还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不是真实的、物质的世界。因此，认识了这东西，还是没有认识真实的世界，对于真实的世界还是一无所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已经指出，依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作为认识工具，不能帮助人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一切事物现象，在黑格尔看来，都只是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所演化的现形，其骨子里或事物的实质，是早已预定了的，都是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用这个理论作指导来研究任何事物现象，研究来，研究去，所发现出来的“实质”，都是那早已预定了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孙猴子七十二变，变来变去，本象还是孙猴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若是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去看事情，进门之后所抓住的“实质”，就只是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这有什么用处呢？因此，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绝对不是看事情的“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总之，黑格尔的这种理论，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认识工具。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同“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即讲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曰同一性），内容含义完全不同，彼此毫不相干，两个命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是马赫派的

主观唯心论。马赫派的主观唯心论就是经验批判论，他们也使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他们使用这个命题是用来宣传不可知论的，因此，列宁在这本书中就着重批判马赫派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马赫主义认为，只有感觉是存在的，感觉是唯一的存在，人只能认识自己的感觉，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认识的，认识了感觉就是认识了世界。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云云。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马赫派公开叫嚣要“回到康德去”，回到不可知论，回到二元论。马赫派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的。列宁批判马赫主义，也就批判了他们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的观点。因此，那种认为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写的。列宁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保卫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已经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中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一天一天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御用学者为此惴惴不安，他们就跑出来为资产阶级效劳，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法子抵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提出“回到康德去”，说是要用康德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回到不可知论、二元论，这是针锋相对地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斗争的。马赫主义者施出了更狡猾的手段，他们向工

人阶级进行欺骗，宣称他们的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而是超乎唯心唯物之上的哲学，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片面性。他们口头上说他们的哲学是超乎唯心唯物之上的哲学，实际上他们所宣传的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他们向工人阶级宣传不可知论，就是向工人阶级宣传蒙昧主义，对工人阶级施行愚民政策、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针对当时哲学界的这种情况，为了同这些资产阶级的御用哲学家作斗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保卫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写了这本书。列宁在这本书中，从头到尾都是批判马赫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这本书的扉页上书名下边写了一个副标题：“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这个所谓“反动哲学”，就是指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这本书的前边有一篇短序，列宁还提到这本书是批判哲学修正主义的。这本书的第一、二、三章的标题都是“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认识论。列宁在这三章中，把两种认识论尖锐地对立起来，对比着去阐述，也可以看出列宁的这本书所阐述的重点是什么问题。最后一章，第六章第二节中，列宁明确点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第六章第四节，专题阐述哲学的党性。列宁说，两千年以来，哲学上的斗争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要严格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不能模棱两可。那种亦物亦心，非物非心的哲学，超乎唯物唯心之上的哲学，超阶级的哲学，都是资产阶级哲学家骗人的东西，是无党性的哲学。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马克思作了科学的规定，后来又为列宁所深刻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云云，列宁就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本书中关于反映论讲得特别多，而且讲得非常深刻。这本书中也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列宁在这本书中也阐述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虽然在这个地方没有用“同一性”这个名词。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就是这样。因为这本书揭了马赫主义哲学的底，也就无异揭了艾思奇哲学的底，因此这本书深深地触怒了艾思奇，他是很不喜欢这本书的。艾思奇多年来宣传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在哲学史上，从古到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直就是唯心论的命题，或者为客观唯心论者所使用，或者为主观唯心论者所使用，唯物论者从来没有人使用过这个命题。庸俗唯物论者说思想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就象胆汁是从胆囊中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一样。庸俗唯物论者否认思想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但庸俗唯物论在哲学史上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这种理论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可以置而不论。列宁在他的这本书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的这些话揭了艾思奇哲学的底，对艾思奇是一个硬钉子。艾思奇对列宁的话不敢公开站出来反驳，却把毒中到我身上，说这话是我说的，是我反对“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艾思奇还说，列宁虽然说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但列宁没有说过这句话不是唯物论，他的意思是说，列宁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是唯物论，就等于列宁至少也是默许了这句话是唯

划时，也指示叫读这本书。我是一个执行中央指示的人，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读这本书会反对毛主席。列宁在这本书中，是从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列宁要阐述正面的东西，不能不引用一些反面的东西。反面的东西，唯心论的东西，晦涩难懂，学员在学习这本书时感到困难的地方，也就是这些东西。过去辅导这本书，多是只讲讲章节的大意。但这样辅导，不能帮助学员解决读书的困难。若把反面的东西完全略去不读，也会妨碍深刻领会正面的东西。我辅导这本书时，主要是想帮助学员解除读书的困难，帮助他们读懂这本书。因此，我辅导的时候，采取一种领读的方法，逐句逐段，边读边讲，好懂的，读过去，不好懂的，解释几句。一节读完，把全节的大意概括起来说一下，全章读完，把全章的大意概括地说一下。这样辅导的结果，学员们认为帮助他们读懂了这本书，从而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学员们学了这本书以后，再去读《实践论》，感到比以前领会得深刻多了。学员都是这样反映的。因此，学员们学习这本书，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更没有任何地方是反对毛主席的。我用这种方法去辅导这本书，也遭受过打击。曾经有些人讥笑地说这是私塾冬烘先生教小学生的办法。我没有理会这些人的讥笑。这种辅导方法能帮助学员读懂这本书，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可以讥笑的呢？一九六一年冬，五九班要学习列宁的这本书，是学员提出来要我给他们辅导，并不是我钻着抢着要去辅导，后来别的班学这本书时，也是学员要求我作辅导。我还记得有一次又有来要求我辅导这本书的，我感到周围空气不好，不敢答应，我说，你们去请

示校长，校长批准了，我就给你们辅导。他们去请示校长，校长勉强同意了，但又限制了讲的时间。我去辅导，到了限定的时间未讲完，我也就不敢再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学员读这本书竟然是这样的仇视。艾思奇也讥笑我，说什么我是“一本书主义”。我并不因为读过这“一本书”，辅导过这“一本书”遭到讥笑，便感到是一件什么可耻的事。我倒替艾思奇感到遗憾，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感到这种遗憾，这就是可惜他还没有这个“一本书主义”，他根本还没有读通读懂这“一本书”。我早就怀疑艾思奇是否读了这“一本书”，若是读了，我怀疑他是否读通读懂了这“一本书”。我对他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艾思奇把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弄得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他对列宁的这“一本书”多少读懂了一点，他的哲学头脑也不会混乱到那种地步。我怀疑他没有读通读懂列宁的这“一本书”，我举几个例子。例如关于经验论，有唯心主义的经验论，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列宁在这“一本书”中是讲清楚了，而艾思奇好象根本不知道列宁讲过这个问题。一九五四年冬批判胡适哲学的时候，艾思奇还不懂得胡适的经验论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而把胡适的经验论当作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去批判，说胡适的经验主义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没有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就没有划清唯心主义经验论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界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列宁在这“一本书”中讲得那样明确，那样斩钉截铁，而艾思奇好象根本不知道列宁的论断，还毫无事实根据地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列宁在这“一本书”中讲哲学的党性时，也是讲得那样明确，那样斩钉截铁，说要严格地划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界限，不能模棱两可，而艾思奇却把唯心论混淆成唯物论，或说“思维和存在

的同一性”，既是唯心论，又是唯物论，宣传哲学的无党性。列宁在这“一本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中引了拉法格一九〇〇年讲的话，拉法格说，拉波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是说错了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形而上学的用语。下文紧接着，拉法格说修正主义者如何欺骗工人，向工人宣传不可知论，要工人不要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列宁在这“一本书”中阐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全文引用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在恩格斯讲世界是可知的地方，恩格斯说这个问题是肯定了的，不仅是唯物论者肯定了的，而且彻底的唯心论者（指黑格尔）也是肯定了的，这些话列宁都引用了，可是独独删去了被艾思奇认为是恩格斯肯定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句话。艾思奇认为是恩格斯肯定了的東西，在这里完全落了空。看来艾思奇根本没有看到列宁引的拉法格的话和恩格斯肯定的是世界是可知的，而不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列宁在引用恩格斯的文童时删去了这句话，不是随便删去的。艾思奇关于“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论不足，还再论之，这也可以证明艾思奇没有读过或没有读懂列宁的这“一本书”。列宁在这“一本书”中，既批判了同一论，又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思想，而艾思奇却全力支持那种要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以反动的同一论代替革命的反映论的错误论点，如此等等。艾思奇的论点是与列宁的论点针锋相对的，列宁讲的这些，艾思奇好象一点都不知道似的。如果他是读了这“一本书”，而不同意列宁的这些论点，他很可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列宁的这些论点，可是也没有见到他同列宁进行过这样的斗争。那么，应当怎么去评论艾思奇对待列宁的态度呢？我并不认为艾思

奇真是有意反对列宁的。我还是怀疑他是否读了列宁的这“一本书”，或者他读了，但是否读通读懂了这“一本书”。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书”中讲，从物到思想是唯物论，从思想到物是唯心论。根据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的原理，承认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就是唯物论；认为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就是唯心论。列宁就是根据这条原理来讲的。如以公式表达，就是这样：

“物——思想”，唯物论，例如说：存在决定意识。

“思想——物”，唯心论，例如说：感觉的复合就是物。或说：概念产生事物。

列宁讲的是完全正确的。在辅导学习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那篇文章时，因为文章说，“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起见，我说，“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毛主席讲的是认识的全过程，这两句话是密切联系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如以公式表达，应该是这样：

“物质——精神——物质”。

我的意思是说，这两句话的后一句“从精神到物质”的那个“精神”，就是前一句“从物质到精神”的那个“精神”。我说这两句话不能理解为：

“物质——精神”，“精神——物质”。

这样就避免了与“物——思想”是唯物论，“思想——物”是唯心论这两个公式相混淆。我认为这样讲，既划清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又表达了“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是认识的全过程的意思。可是艾思奇偏偏要在这个公式上挑眼，说什么“物质

——精神——物质”这个公式取消了精神变物质，因而取消了“精神——物质”这个阶段。按照艾思奇的意见，“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应该表列为：

“物质——精神”，“精神——物质”。

这样一来，就与列宁说的“物——思想”是唯物论，“思想——物”是唯心论，无法区别了。艾思奇还说：杨献珍的这个公式不知道是从那里弄来的。我的这个公式是从《资本论》学来的。马克思讲流通过程，其公式是这样的：

“货币——商品——货币”。

这个公式，没有听谁说过马克思取消了“商品——货币”的阶段，那么，“物质——精神——物质”这个公式，怎么就是取消了“精神——物质”的阶段？

“物质——精神——物质”

这个公式还是原封原样的“物质——精神”与“精神——物质”的两个阶段，什么也没有取消，而且避免了从思想到物（思想——物）的唯心主义的误解。艾思奇反对“物质——精神——物质”这个公式，而主张“物质——精神”，“精神——物质”这样的公式，只能证明他没有读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书”中所说的从物到思想是唯物论，从思想到物是唯心论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杨 献 珍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三)

现在《人民日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天天宣传认真读书，读马列的书，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全国工农兵和干部都在这样作。趁此大家都在认真读马列的书的时候，关于所谓“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希望组织上重新认真地审查一下。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尤其是说是在恩格斯著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肯定的，这就同恩格斯的这部书的题名发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部书名明明是说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终结”就是说的“结束”或“否定”，就是说，结束或否定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什么？主要的就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个哲学在哲学史上是有名的所谓“同一哲学”。在黑格尔时代，德国的统治阶级把它封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费尔巴哈有什么关系呢？费尔巴哈是黑格尔的学生，他原来也是信奉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费尔巴哈从城市迁居到乡村，接触了大自然，逐渐认识到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他于是就写了批判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的文章，他本人也就从此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所以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起了结束或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作用。恩格斯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就是论述这件事，同时阐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因为费尔巴哈虽

然结束了德国古典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但他的唯物论是机械唯物论，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即着手创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体系，为无产阶级提供进行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欧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黑格尔的门徒们，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向工人阶级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工人阶级所以受雇用，是因为人们有了雇佣思想。他们说，只要消灭了雇佣思想，工人阶级就不再受雇用了。他们要工人阶级不要去搞阶级斗争，只要进行消灭雇佣思想的精神活动就行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这种破坏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的宣传。马克思明确地说，工人阶级从他们的切身生活中体验出来，意识和存在不是同一的。这一段批判，我的印象是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十六页上。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呢？根据黑格尔自己的解释，就是：“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是同一个东西）。“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不是我的话，这是黑格尔自己用以解释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标准哲学语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一开头，就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这种思想，统治着当时德国的哲学界，他们宣传说，人为什么会淹死？因为人们有了地心有吸力的思想，人们若消除了这种思想，人就再不会淹死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一直是批判的对象，否定的对象，在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中都是如此。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逝世的前几个月，恩格斯给康·施米特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30—534页）中，还在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施米特否认利润率能够正确反映现实。他说，必须各企业的利润在小数点后一百多位的数字都相同，才能说利润率反映了现实。恩格斯在给这个人的信中说，他正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要求利润率在小数点后一百位的数字都相同，连两家企业也找不出来，但你不能否认利润率正确反映了现实。恩格斯说，概念有概念的特性，概念正确反映现实，但不是直接成为现实。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是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不是肯定它，是很显然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经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了七十年代，对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直持批判态度。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而在九十年代（一八九四年）写《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时，并没有改变这种观点。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说他们对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定错了，怎么在八十年代写《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恩格斯又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无端地肯定起来呢？

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根据，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一段话，即人们常引证的那一段话。恩格斯在那一段话中，不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是肯定世界可知论。康德根据他的二元论，创立了不可知论，认为世界是不能被认识的。黑格尔批判了康德

的二元论，同时也否定了不可知论，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个进步。但黑格尔是根据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可知论，就是同一个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在讲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就说明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即世界是可知的。恩格斯在这个地方强调说，世界可知性，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肯定了的，就连象黑格尔那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肯定了的，因而顺便说到，这个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黑格尔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可知论)，这一点是对的。但黑格尔是根据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说明世界是可知的，这一点是不对的。恩格斯在下一段的文章，就说明黑格尔怎样根据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说明世界可知性。黑格尔是唯心论者，他认为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所谓绝对观念创造世界，世界即是由他的思想创造的。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中有一条原则，即思维是能够认识自己所外化或异化的客观世界的。黑格尔认为世界既然是绝对观念创造的，人类的思维，作为绝对观念的具体体现，当然能够认识绝对观念的“化身”——客观世界。黑格尔所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含义就在于此。因此，恩格斯在这一段文章中，是否定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这一段文章的下面一段，恩格斯说，对不可知论的驳斥，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由黑格尔说过了。这是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黑格尔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不可能真正懂得感性实践活动的决定作用，不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又说费尔巴哈虽从唯物主义出发，但因缺乏辩证法，也不

懂感性实践活动的决定作用，也不可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在讲了这些道理以后，恩格斯才进而正面阐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以感性实践活动为决定的首要的观点，才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列宁在其所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章中，在讲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也引了恩格斯的那一段话。列宁在引述了恩格斯提出的关于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即三个问句之后，没有引用“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一句，而紧接着写道：“恩格斯说：‘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肯定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指的就是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而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总之，恩格斯没有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又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理论，是露骨唯心主义。恩格斯怎么能够肯定这样一种理论呢？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就只能有这一种解释，如黑格尔所说的，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命题，同毛主席说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根据毛主席讲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说，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或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

总之，恩格斯是不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有很多话想向组织上讲，我诚恳地希望组织上准许我讲。我也希望组织上在大家认真

读马列的书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重新审查一番。

杨献珍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四)

两个诚恳的请求

(一)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一九七一年一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写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特别是文章中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绝对相反，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直接反驳这种论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六章第二节中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的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还说，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因此，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给恩格斯抹黑，是诬蔑恩格斯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即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其中都是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九六〇年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单行本，才把“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恩格斯是不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曾多次请求组织上准许我把我的观点详细地写出来，交组织审查批判。现在再作一次诚恳的请求，诚恳地希望组织上准许我写一写。还要说明一下，我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也没有反对过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理论。我只是说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而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理论的人就说，我既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那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这是绝大的误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一直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而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有联系的问题。因此，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也想写一写，交组织批判审查。现在大家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提倡学哲学史，我想现在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正确解决的。

(二)请组织上批准给买一部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恩格斯著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

杨 献 珍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